



太后归来 —— 著

天文学家

未来的

×

小姐姐

美艳迷糊

直到你 喜欢我为止

Until
you
like
me



“有流星，快许愿！”

“流星？不过是宇宙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碎片罢了。”

天文学家并不热衷
对着流星许愿，

他却暗暗祈祷“和令蔓结婚”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《午夜十二点》

宋小倦

后浪青少文学

直到你 喜欢我为止

Until
you
like
me

▲
太后归来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直到你喜欢我为止 / 太后归来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94-2422-8

I. ①直… II. ①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4993 号

书 名 直到你喜欢我为止

作 者 太后归来

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黄 欢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张 青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,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422-8

定 价 36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
O
N
T
E
N
T
S

- 001 / 第一章
天才没有伤仲永，妖孽彻底变妖孽
- 020 / 第二章
你眼光真差，总喜欢这种老男人
- 039 / 第三章
等着被我瞧不起一辈子吧
- 060 / 第四章
他背着她沿着下山的路一步一步慢慢走
- 081 / 第五章
六年前的恋人再相见
- 106 / 第六章
一场暴雨，一场噩梦
- 128 / 第七章
你是李家的人，不缺他那点破钱
- 148 / 第八章
你不准对他好
- 166 / 第九章
令蔓，证明你自己



目录

C
O
N
T
E
N
T
S

- 185 / 第十章
我吃醋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
- 203 / 第十一章
我明天要搬出去了
- 217 / 第十二章
最喜欢你的人在这里，所以哪也别去
- 239 / 第十三章
不准偷偷跟别的男人约会
- 255 / 第十四章
跟小狼狗谈恋爱真是又甜又烦恼
- 272 / 第十五章
多久我都会等你
- 294 / 第十六章
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全世界，你是我女朋友
- 311 / 第十七章
我会一直喜欢你



第一章

天才没有伤仲永，妖孽彻底变妖孽



婚礼现场，奢华热闹，一派喜庆惹眼的大红色。

碧花苑是A市消费最贵的酒店之一，上流社会人士的聚集地，今天之前令蔓从没想过自己会有机会踏入这里，并且还是参加自己母亲的婚礼。对于夏雨柔的第二次婚姻，令蔓一直持中立态度。

即将成为她继父的男人是A市有名的大老板，早年白手起家奋斗到今天的成绩，如今年近五十，膝下一个十八岁的独子。

令蔓本应该为夏雨柔考虑得更慎重些，可母亲孤身一人照顾了这个家十年确实不易，令蔓不忍再过多干涉她的生活。于是，令蔓默默地参加了她的婚礼。

婚礼进行中，司仪在台上努力制造气氛。众人举杯交错，起哄祝福。

“百年好合，恩爱美满！”

“阖家欢乐！”

“李总老当益壮，争取再生个大胖小子！”

事实上，除了令蔓之外的大部分人对这次重组婚姻都是相当看好的，从大厅里宾客如云的盛况就能看出来。夏雨柔这边的亲戚来了大半，此时都投去或艳羡或巴结的目光。

一派和谐的景象里，偏有异类。坐在令蔓左首边的小表妹突然暗骂一声。

“诸葛亮又被人抢了！”

“.....”

“没办法了，我玩蔡文姬吧。”

“.....”

“这年头蔡文姬都有人抢？”

令蔓侧目，看了一眼她的手机屏幕。小丫头再过两天就要高考了，别的学生都在紧锣密鼓地复习，她还有闲情雅致坐在这儿玩《王者荣耀》。

令蔓摇摇头，真佩服现在年轻人的定力。婚礼继续，小表妹的游戏也打得热火朝天。好不容易仪式完毕，大家开始享用喜宴。

“卢佩珊，你又在打游戏！”

身后突然一个妇人呵斥，快步走过来摘下了表妹的耳机。

卢佩珊吓得魂都飞了，连忙把手机翻过来，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小姨疾言厉色：“你非要喝喜酒才带你来了，再打游戏就回家背书去！”

卢佩珊不敢顶撞，一阵心虚地回答：“是是是。”

令蔓隔岸观火。没想到火苗下一秒烧到自己身上来了。小姨状似苦口婆心地说：“蔓蔓你也是的，也不多看一点她，考试这个紧要关头了还有心思打游戏。”

令蔓微笑着说：“复习不在这一小会儿，让珊珊放松一下也好。”

小姨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她不是你，她要是辍学一年我们家可负担不起。”

话里有话。

令蔓：“.....”

她照旧不温不火的样子：“不会，珊珊还是比较懂事的。”

小姨没接话，恶狠狠地拧着卢佩珊的耳朵站起来：“走，跟我敬酒去！”

“哎哟哎哟！”卢佩珊吃痛地叫唤，情急之下把手机丢给令蔓，“蔓姐，帮我打一下！死了没关系，别挂机就行！”

令蔓：“.....”

两人走远了，留下令蔓临危受命，不知所措地握着手里的机器。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戴上了耳机。一个充满怒意的男声从耳朵里传来。

“卢佩珊！你是猪啊？！”

令蔓吓了一跳。好凶.....

她下意识地吧耳机拿远了点。就在刚刚卢佩珊被小姨抓包的短时间里，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大方地送出一格血。队友被她出卖，差点也

死了一次。生气是应该的。

刚刚喷她的是一个叫“晕云陨运”的玩家，既然知道卢佩珊的名字，应该是她的同学或者朋友吧。令蔓有点无措，她玩过这游戏，不过一直是倔强青铜的水平，英雄都不认识几个。

“在家看戏呢？还不赶紧跟过来！”拥有王者霸气的晕云陨运又发号施令了。

令蔓连忙提着把大刀笨拙地跑上去。接下来的过程，令蔓纯属瞎打。推人推到塔下面，轰轰烈烈地送出二格血。

晕云陨运：“卢佩珊，你有毛病啊？！”

很快她又死了第三次。

晕云陨运：“卢佩珊，你是泰迪吗？！我没叫上你急什么？！”

第四次。晕云陨运：“卢佩珊，你今天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？！”

令蔓：“……”

被一个小自己六七岁的高中生喷是什么感受？反正骂的不是她，无所谓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卢佩珊终于敬完酒回来了，拿回手机一看战绩，零比十六，吓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。她以一种惊为天人的表情盯着令蔓：“蔓姐……你……你太牛了……”

令蔓不以为意：“你这朋友好凶。”

“你说李倬云啊？”卢佩珊一副习惯了的口气，“他说话就是这样的，你别介意啊。”她再看一眼晕云陨运的战绩，惊呆了，“哇，零比十六他都能扳回来。”

令蔓闻言愣了一下，哦，原来那人就是李倬云啊。这名字可谓相当熟悉了，令蔓没见过他，但是从卢佩珊花痴的嘴里听说过很多关于他的光辉事迹。年纪轻轻就获奖无数，同时蝉联三届国际天文奥林匹克竞赛、国际天体物理学竞赛、亚太天文学竞赛的桂冠。

他被同一届的参赛选手称呼为大魔王。身为大魔王的李倬云在赛场上掀起了整整三年的血腥风雨，今年他终于毕业了，便宣布退役。世界各地选手同庆。为国争光，满誉而归，使得李倬云在国内天文学界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知名专家鲁志平点评他用了四个字：必成大器。

要说起来，这个李倬云才是真正的牛人。

夏雨柔不知哪儿来的精力，才忙完自己的婚事没两天，又开始急着张罗令蔓的终身大事。以前七大姑八大姨没少替她相过亲，令蔓无一例外推托了，这次听说是李总亲自给她做的媒，初来乍到令蔓不好意思驳了人家的面子，这才答应下来。

出发前，母亲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次这个真不错，书香门第，长得也好，才三十来岁就当上副教授了，以后肯定前途无量，你要好好珍惜。”

令蔓：“嗯。”

夏雨柔：“你不是想留在X市吗？正好小张就职的大学也在X市，以后见面机会多。”

令蔓：“嗯。”

夏雨柔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小时候家里情况对你造成很多负面影响，但你不要以偏概全，好男人还是很……”

令蔓拿起包站起身：“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

“哎，等等。”夏雨柔着急追上来，“要不要叫司机送送你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令蔓在心里嘀咕，自顾不暇还有空管她的事。那个传说中不怎么好相处的十八岁小弟弟自始至终没有露过面，连婚礼都缺席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无声中抗拒这个新女主人的到来。但愿夏雨柔在这个新家不要待得太艰辛。

令蔓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到达咖啡厅。

见面后，那位张教授确实如夏雨柔所说，年轻俊杰，谈吐有致。交谈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令蔓挑不出什么毛病。张教授对令蔓印象也不错，但令蔓实在对他不来电，只好先客气地互相留下号码，日后再联络。

在A市为这些琐碎小事磨蹭了将近一周时间，令蔓终于得以向母亲告辞回古镇了，客栈再不开门就要关门了。跟她一同前往X市的还有刚高考完的卢佩珊。小姨答应高考结束后放她出去旅游散心，不加管束想怎么野都行。

听说卢佩珊还打算招待她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古镇玩耍，她甚至邀请到了李倬云，这件事令她高兴得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。结果眼巴巴地等候了三天，期望全部落空——X市迎来十年内最强暴雨，连续几天的恶劣天气，古镇都被淹了一半。

来得早的一批同学比较幸运地跟她们对接上了，现在安住在客栈里，

来得晚的只能一直延后行程。李倬云不巧就是延后的那一批。令蔓明显感觉到卢佩珊整个人都蔫下去了。

这天，令蔓叫星妹帮忙看店，自己开车回老家一趟。

老家那土房子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吹雨打，不知道这一次还能不能侥幸挺过去，令蔓很担心。老房子本来是外婆住的地方，这阵子外婆被夏雨柔接到A市生活了，房子就空着没人住了。

令蔓到了一看，还好，情况不算太惨，就是家里进了水，差不多淹到脚踝上面的位置。屋子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令蔓的外公以前是个地主，过世之后留下很多老古董。令蔓把看起来觉得值钱的东西全搬到高处去了，以免被水泡坏。

这一顿忙活完就到了傍晚，农村天黑得快，令蔓一看时间不早，该回程了。她坐进舒适的车内，精神放松下来，随即产生一个想法——要不接一单顺风车回去吧？就当赚个油费。

令蔓轻车熟路地发布了行程，很快匹配到一个相似度90%的订单，她一看目的地，到乌瑜古镇风澜居客栈的。

咦，跟她一样的目的地？再看发起人，姓史。她怎么不记得最近有姓史的顾客订过房呀？

算了不想这个，她接了单子，开车去客运中心接人。

路上雨势又下大了，路灯坏了，整条街乌漆墨黑的。令蔓到了约定地点，将车缓缓停靠在路边，凭借微弱的闪光灯看见路旁两个人影撑着雨伞靠近，肩上背着像是什么器材。

对方也在辨认她，对车牌号。应该没错了。

车门打开的瞬间，车外唰啦唰啦的雨声更加清晰入耳。一个重量坐上来，整辆车往下沉了沉，紧接着又沉了沉。

“砰。”

车门被关上，喧闹的雨声被隔绝在外。先坐进来的男的抱怨道：“萧敬腾来X市了啊？下这么大雨！”

另一个男的没接梗，问令蔓：“是去乌瑜古镇的吗？”

令蔓：“没错。”

确认没接错人，她启动车子，兀自出发了。

一路上暴雨不停歇地拍打着车前的风挡玻璃，愈演愈烈。路滑，令蔓不敢开太快，稳中求胜。车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打发时间。

令蔓有意无意地听着。这两人的音色其实挺有辨识度的，一个散漫慵懒，另一个，嗯……公鸭嗓。听起来都挺年轻的。

特殊的声音使令蔓对两人的长相产生了兴趣，只可惜车里太暗了，她通过后视镜只能窥探到两人模糊的轮廓，无法细究五官。

又开了一段路，公鸭嗓忽而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下个星期就出高考成绩了，你紧不紧张？”

哦，原来是高考生啊。

“我有什么好紧张的。”

“对哦，我都忘了，你早就保送X大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唉……我心里好没底啊，你说我能不能考上X大啊？”

“关我什么事。”

“……”

令蔓没忍住“噗”了一声。她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
话少的那个男生始终很冷漠，公鸭嗓十分尴尬，悻悻然闭上嘴。

奈何熬不住话痨的本性，没一会儿他又开始找话题：“我们今晚住的客栈叫什么呀？”

冷漠男回答：“风澜居客栈。”

跟自己有关的信息，令蔓的耳朵一下子竖起来了。

“环境怎么样呀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我上美团查查。”

后座亮起一道手机白光。没一会儿，公鸭嗓调查完了，大喊：“哎呀，好像不咋的！”

他把手机伸到冷漠男的面前，对着图片指手画脚道：“你看看，这门、这浴室，设施也太简陋了吧！”

冷漠男瞥了一眼：“还行。”

公鸭嗓还是不满意：“卢佩珊怎么找了个这么破的地方啊，唉……不过既然是她姐姐开的客栈，先将就一下吧。”

令蔓：“……”

公鸭嗓一边往下翻评论，一边摇头咂嘴。很快他又有了什么新发现，音量都提高了，“哇，这还有条评论！说老板娘长得特别丑！”

令蔓：“……”

Excuse me？这一定是隔壁客栈请水军来黑她的！

暗潮汹涌的一个小时路程过后，令蔓将她的两位小客人安全送到目的地，并邀了一波五星好评。看着两人背着一堆器材下了车，走进风澜居里，心想等会儿星妹会接待他俩，她便放心地离去了。

令蔓找了一个水位低的地方停好车，再步行回客栈，走进大厅，星妹看见了朝她挥手：“蔓姐，回来啦！”

令蔓点点头：“刚刚有两个客人来登记入住了吧？”

“对，是珊珊的同学，上二楼了。”

“嗯。”她已经知晓了。

令蔓看了眼墙上的钟，快八点了，她有点饿。正好今天卢佩珊的观光团终于组齐，她应该请小家伙们集体吃顿饭。

现在雨没停不方便出门，只能叫外卖。令蔓走上二楼，敲响卢佩珊房间的门。

“进来！”卢佩珊在里面喊道。

令蔓推开门走进去，里面果然坐着零零散散七八个年轻人，久违的青春气息啊。

“吃过饭没有？”令蔓问。有的人答吃了，有的人说没吃。

令蔓说：“请你们吃夜宵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”

“哇，谢谢蔓姐！”

“我想喝啤酒吃烧烤！”

大部分人都提前跟令蔓打过招呼了，个别刚来的还比较陌生，一个平头男生向卢佩珊求证：“这是你姐姐吗？”

他一开嗓，令蔓就知道他是哪个了。

卢佩珊：“对呀。”

刚刚在车上谁都没看清谁，此时公鸭嗓投过来惊艳的眼神：“哇，姐姐，你好漂亮啊！”

令蔓对他露出温和的笑容：“谢谢。”

呵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刚还在背后说我丑呢。

他们正聊着，门又被打开了，进来个人。

卢佩珊眼睛一亮，冲令蔓背后招手：“李倬云，这边！”

令蔓转过身。她距离门最近，这一转身，理所当然地最先与站在门

口的人对上视线。

“……”

令蔓的视线定了定。眼前的少年拥有一张精致的脸庞和温柔的泪痣，黑发如缎，白皙的皮肤比多数女生都好，一张美得让人过目不忘的脸。

那瞬间，令蔓的脑子里涌入太多的信息。是他？李倬云……

原来他叫李倬云……

十年过去了，天才没有伤仲永，妖孽彻底变妖孽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令蔓特地赶早去给小家伙们买古镇的特色早餐。

这个点客人们基本还没起床，过道里十分安静。令蔓小心翼翼地下楼，没想到居然在大厅见到了唯一的活人——李倬云。

李倬云一身白色的T恤、白色的运动鞋，简单却出众。他一个人清清落地坐在阅览区，正仔细摆弄着昨晚带回来的那些器材，神情专注得像对待什么宝贝。

少年长个子的速度就像雨后冒出来的春笋，高高笔挺地立着，清瘦却有力。他光是站在那里，就是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横七竖八的器械里令蔓只认得出一个三脚架，其他的组件都很陌生……组装之后看起来像是个望远镜？

令蔓远远地观望着。李倬云太投入，还没发现她的存在。昨晚的一秒对视后，他直接从她身边走过。李倬云没认出她，也可能是已经不记得她了，令蔓说不上是庆幸还是失落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的变化不大，小时候是个漂亮的小男孩，现在不负众望地长成了个翩翩少年。令蔓就不一样了，都说女大十八变，现在的她身上找不到一点十年前的影子。令蔓陷入纠结。怎么办，要不要过去？

过去的话肯定免不了要打招呼。她已经能想象到自己主动打招呼后李倬云置之不理的尴尬场面了……

其实令蔓潜意识里很害怕撞见李倬云，她一点都不想叙旧，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没认出她或许是件好事。算了，还是绕着走吧。令蔓轻手轻脚地从客栈的后门跨出去，成功避开李倬云。

今天难得放晴，长达数日的梅雨天气终于画上短暂的句号。

古镇水位退了下去，隔壁那只阿拉斯加被关了几天之后终于放出来溜达。这只多毛怪虽然长相凶悍，但性格憨厚，精神抖擞地站在阳光里，

毛色发亮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围观。自从隔壁客栈养了狗之后，连带生意都旺起来，客栈主人每次见到令蔓都要趾高气扬地从她面前走过。

令蔓也不甘示弱，已经跟狗舍那边打过招呼了，等有空了就去把她订的那只血统金毛接回来。等她的金毛长大了，怎么也要把那只阿拉斯加PK下去。

一出太阳气温就直线上升，令蔓买完早餐后大汗淋漓地回到客栈。恰好卢佩珊正在洗漱，令蔓让她招呼她的小伙伴们下楼吃早饭。二十分钟后，人员集结完毕。一人一袋咸豆浆、一份小笼包。

卢佩珊作为东道主，很热情地介绍起来：“今天你们有口福了，这可是我们乌瑜特色的小笼包，里面是肉末和豆腐馅，皮薄汁多，那豆腐又嫩又滑，咬一口鲜味就溢出来了，别的地方可吃不到这么正宗的。”

说着她自己先馋了，张嘴咬一大口。卢佩珊囫囵吞枣地说：“还有这咸豆浆也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哦，上面撒了葱花的，你们可以尝一尝。”

她最先照顾李倬云，插了个根吸管狗腿地嘿嘿笑着献上去。

豆腐小笼包不意外地获得了准大学生们的一致好评，咸豆浆就不太对他们的胃口了，大部分人没喝两口就挑战失败。在座只有李倬云和令蔓啖得一滴不剩，卢佩珊不无惊讶地盯着李倬云，大叹：“哇，李倬云你喝得了咸的呀？”

视线里的那个人微微颌首。

卢佩珊连这都能夸：“哇，你真厉害，连我都有点习惯不了呢。”

李倬云面无表情。令蔓一声不吭地咬着吸管，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可是这里最地道的乌瑜人好不好。

吃完早饭后，令蔓问起他们今天的行程安排。卢佩珊俨然一副导游气势，拿出古镇地图在上面比画起来：“我们先去巷子里逛一逛，顺便把祠堂啊旧址啊什么的都参观一遍，最后去爬爬城门吧，今天天晴应该能望得挺远的。”

她的话给了令蔓启发：“你们特地带了望远镜就是为了上城门吗？”

“啊，什么？”卢佩珊不明所以。

公鸭嗓热心解释：“不是的，蔓姐，那是天文望远镜，用来观星的。”

哦……是她学识浅薄了……旁边有人故意嗤笑了一声。令蔓花了一秒辨认，是从李倬云嘴里发出来的。

她有些尴尬，然后习惯性耳聋：“那祝你们玩得开心，有什么问题

尽管给我打电话。”

卢佩珊高兴地答应下来：“好的，蔓姐！”

年轻人就是有活力，令蔓以为他们把景点逛完一遍回来就该累得四仰八叉了，没想到一群人晚上还有精力去酒吧玩。卢佩珊想让令蔓请客，非得把她也叫上。酒吧一条街也算乌瑜古镇的特色了，人多环境杂，令蔓担心他们闹出什么事，思索之下就答应跟着去了。

既然是令蔓这个“老年人”带队，去的当然是相对比较安静的清吧，开了个包间自己唱歌。

河岸的另一边，五光十色的射灯和震破耳膜的重金属音乐，穿着暴露的舞女妖娆地扭动着身姿，让她去那儿她可受不了。

令蔓原本担心自己在这群十八九岁的小朋友里会显得格格不入，不过还好，他们都玩得很开，没把她当另一辈人。

公鸭嗓是当仁不让的麦霸，连唱十首都不喊累，表情很到位，就是噪音太不敢恭维了。令蔓看着他深情的唱姿，很委婉地说了一句：“其实史亚松长得挺阳光的……”

史亚松听到了，立马转过身与她一拍即合：“是吧蔓姐，我就说我这长相，演偶像剧的水准了啊！”

他兀自惋惜：“唉，就是噪音差了点。其实我以前声音很正常的，现在还在变声期。”

“……”

十八岁变声期？卢佩珊一语戳穿：“别听他瞎扯，他这种纯粹属于变声失败的。”

史亚松眼泪汪汪，心碎一地。

很快轮到令蔓唱。她点了一首《催眠》。KTV里很少有人能驾驭王菲的歌，连史亚松都不敢抢麦，令蔓一个人独唱。

第一口蛋糕的滋味

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

太阳下山太阳下山冰激凌流泪

大风吹大风吹爆米花好美

淡淡悲伤的调子，空灵的歌声，唱尽了从女孩成长到女人，从天真烂漫到接触爱情，再到看开一切远走高飞……

整个包间静了下来。有人叫了一声蔓姐，令蔓回过头，视线转了半

圈，恰好对上李倬云。他毫不避讳地看着她。李倬云长了一双多情的眸子，很容易让人产生遐想，当他认真地看着你的时候就好像他在欣赏你似的。

当然那是不可能的。也许人家正在心里骂你傻你还不知道呢。不过，这种暧昧的错觉确实很容易诱发女生自作多情的好感。

令蔓的视线继续转半圈，停在刚刚叫她的那个人身上。史亚松惊喜地发现：“蔓姐！我发现你长得很像张柏芝刚出道的时候哎！”

“.....”

夸张了，令蔓认为他这是在报答她刚刚夸他阳光。果然，旁边李倬云幽幽地来了一句：“这可能是张柏芝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”

令蔓：“.....”

看吧，她就说他心里准没什么好话。

蹭了令蔓好几顿饭的卢佩珊也抓紧机会拍马屁：“蔓姐唱歌好听吧？她以前可拿过全国独唱比赛大奖呢！你们今天有福气了，想听什么歌赶紧点！”

史亚松与她一唱一和：“真的呀？蔓姐人美歌又甜，怎么没出道做明星啊！”

卢佩珊叹气：“这不是当初没赶上好时候嘛，现在年纪大了也没机会了。”

令蔓：“.....”

不好意思你马屁拍到马腿上来了。中途令蔓去了一趟洗手间，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李倬云戳在包间门口，正在跟一个女生说话。他漫不经心地靠墙站着，神情疏离得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而女生一直小心翼翼地偷瞄他，眼里全是粉红泡泡。

不仅相貌出众，李倬云身上还具有某种令这个年龄的小姑娘小鹿乱撞、又爱又怕的特质。

“李倬云.....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打排位赛？”女生小声地问。

“你什么职业？”

“干将莫邪。”

“我们已经有法师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是卢佩珊的诸葛亮发挥很不稳定，而且诸葛亮和高渐离肯定会禁用一个，我肯定玩得比她好.....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啊？”女生愣了一下。

她已经做好了长篇大论的准备，没想到这么简单就通过了，自己都不太相信。

她又问了一遍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都不用考虑一下？”

李倬云漫不经心：“你不是说你玩得比她好？”

“对……”

“那还需要别的理由？”

女生弱弱地道：“不需要了……”

令蔓在暗处听得有些着急，这两个人有事不能找个隐蔽的地方再聊嘛，非得在这挡着别人的路吗。

李倬云双手插进裤袋里，冷冰冰地说：“没事的话我先走了。”

“等等！”女生叫住他，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，“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你对卢佩珊……有什么看法吗？”

李倬云眉头轻蹙了一下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听说卢佩珊很喜欢你，如果她跟你告白的话，你会答应吗？”

李倬云的视线在女孩脸上短暂地停留了一下，眼底没有任何情绪，之前他大概都没有正眼看过她。

“我近期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”

闻言，女孩嘴角微微翘起来。又听他不带温度地说：“这句话不仅是回答她，也是回答你。”

女孩小小地僵了一下。李倬云干净利落地转身，朝着令蔓的方向过来。令蔓一下慌了，她是该往前走还是往回走？啊啊啊……

有什么好怕的！她又没有故意偷听，是他们让她听到的。令蔓故作镇定地站在原地，等着迎面撞上李倬云。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，她居然听到他鼻腔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“哼”。

什么意思？冷笑？讥讽？显然两者都有。她没有得罪他吧？！

令蔓有点莫名其妙。印象里这个人小时候顶多算寡言内向了点，怎么长大了变得这么阴阳怪气的？简直人性扭曲了吧！